

大说宋丛书

# 济公全传

(下)

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



## 第一二一回

### 善心人终得善报 奸险辈欺人被欺

话说史丹正哭之际，从里面出来一个老班头，姓雷名玉，乃是钱塘县八班的总头，今天也来送礼。一见史不得直哭，雷头知道这个史不得，素常净指着插圈告状，讹人吃饭。赶紧把史不得叫到屋中，雷头说：“史爷别哭了，死的是你什么人？”史不得说：“死的是我舅舅，雷头你不用管，我得给我舅舅报仇。”雷头说：“史爷你不用着急，凡事皆是该因，这铺子掌柜的也并没打他，他自己大概必是病虚了的人，一口气闭了。怎样叫掌柜的给他买一口好棺材，给你弄个三百两二百两的，你逢年按节，给你舅舅上上坟，烧点纸钱，也就得了。”焉想到史不得这小子，更是打官司的油子，他一想：“我当时先别答应，要一答应，把姚荒山一成殓，一埋葬，不给我银子，我也没法子，我也不能再告他，连我私和人命，我也担不了。莫如我咬定牙关，跟他打官司，过一堂下来，他给我银子到手，我再顺他的供，那时钱也到了手，我还算好朋友。”想罢说：“雷头，你管不了。勿论多少钱，我也不能卖我舅舅的尸骨，我非得叫他给我舅舅抵偿不可！”雷头怎劝也不行。焉想到这时节，外面来了一个老道，正是黄面真人孙道全。老道只因被和尚把他卖切糕丸的钱，都给搬运尽了，老道要找和尚。来到这里一看，大众正在谈论，掌柜的一个嘴巴，会把人打死了。孙道全听明白，说：“掌柜的是哪位？”李兴说：“是我。做什么？”老道说：“我能够叫这死尸活了，站起来走在别处再死，省得你打官司。你管我一顿饭，我就能给你办这件事。”李兴一听，说：“好，道爷，你真能叫死尸站起来，挪开，慢说一顿饭，我还要重谢呢。”老道说：“是罢。”立刻拉出宝剑，口中念念有词。立刻把魂拘来滴溜溜直转，老道眼瞧刚要入窍，滴溜又跑了。老道一想怪呀，莫非有毛女，或四眼人给冲了，要不然不能呀。老道又念咒，又把魂拘来，眼瞧刚要入窍，滴溜又跑了。如是者三次，老道可就留了神了。老道回头一看，见后面有一个穷和尚，用法术给破了。老道一瞧，正是济颠。老道照和尚脸上“啐”啐了一口。和尚说：“好的。你可啐了我。”说着话，和尚一仰身躺下，蹬腿蹬，咧咧嘴，呕

的一声死了。大众一乱说：“了不得，老道又啐死一个人了。”本地面官人过来，抖铁链就把老道锁上，老道直念：“无量佛。无量佛。怪哉怪哉。”官人说：“嚷怪哉也不行，你跟着打官司去罢。”拉着老道就走。这个时节，姚荒山的死尸会活动了。大众说：“先死的这个要活！”史不得在里面听见，大吃一惊，心说：“姚荒山本不是我舅舅。他要一活，他一说我不是他外甥，我准得捱打嘴的。”同雷头紧急跑到死尸跟前来，雷头一瞧说：“史不得，你快叫你舅舅。腿活动了。”史不得心说：“你可别活，你要一活，不但我生不了财，这顿打还不得轻了。”史不得过去照定姚荒山的心口，用力按了一把。雷头一瞧说：“史不得，你这是怎么了！他刚要还醒过来，你过去给他心口一把。他要死了，可是你谋害的。你快把他扶起来！”史不得无奈，把姚荒山扶起来，口中叫舅舅，叫了几声，姚荒山答应出来。说：“好东西，你是我外甥，你坏舅舅的事，前者我讹当铺，你也去搅我，这你又来了。”大众一听姚荒山说话，嗓音变了，像穷和尚的声音。这时雷头说：“史不得，你们到处讹人，你还不把你舅舅背了走！不背走，把他锁起来！”史不得心说：“亏得荒山没说他不是我舅舅，这还算好。”无奈把姚荒山背起来，雷头叫两个官人跟着他，看他背哪去，叫他非得背往他家去才没事。史不得背着走，他本来没家，他媳妇在河沿开窑窑，他背着姚荒山，来到他媳妇院中，就往屋里走。他媳妇说：“屋里有客，哪里背来的死尸！”史不得说：“别嚷，别嚷。不是外人，是舅舅。”说着话来到屋中，把姚荒山往炕上一放。史不得再叫舅舅，叫之不应，唤之不语，又死了。他媳妇一瞧说：“好忘八，你真气死我！一天给你五百钱吃着，你背个死尸来搅我。我告你去。”史不得赶紧把隔壁狗阴阳二大爷请来，史不得说：“二大爷，你救我罢，你给出个主意罢。”这位阴阳一瞧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史不得就把讹人之故一说。狗阴阳说：“你这孩子尽讹人，说你不听。这个你得买棺材，穿孝办事，就说是你舅舅罢。要不然，这人命官司你打不了。”史不得说：“我买棺材哪有钱？”狗阴阳说：“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把你媳妇卖了就够了。”史不得无法，把媳妇卖了葬埋假舅舅，这也是报应循环，这话不表。且说双叉楼史不得把姚荒山背走之后，大众说：“李掌柜运气好，不该遭事。这个和尚真怪，怎么老道一啐会死了。”那个说：“我瞧瞧啐了哪里。”这人过来一瞧和尚，和尚龇牙冲他一乐。这人吓的一哆嗦说：“吓死我了！”旁边就有人说：“怎么了？”这人说：“和尚跟我一乐。”大众说：“你别瞎说。和尚死了，还能乐。”这人说：“是真的。”正说着话，和尚一翻身爬起来就跑。官人正锁着老道上衙门去，和尚赶到说：“诸位别锁老道了，我和尚没死。”官人一瞧说：“既是和尚活了，立刻给老道撤去铁链。”老道一瞧说：“好和尚，我山人焉能跟你善罢甘休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因为什么要跟我和尚为仇做对？”黄面真人说：“我因为我师弟褚道缘被你给气病了，我

要替他报仇。”和尚说：“褚道缘他是自找，我和尚跟他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他无故帮着两个不认识的贼人要逞能，跟我和尚做对，我和尚焉能容他。大概你也不知道我和尚的来历，我和尚叫你瞧瞧。”用手一摸天灵盖，现出佛光灵光金光。老道吓的跪倒磕头说：“原来是得道的圣僧，弟子愚昧无知，求圣僧格外慈悲。弟子要认你老人家为师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要认我为师，你知道规矩，我要喝酒吃肉，你得给买去。”老道说：“那行。”和尚说：“既如是，跟我走。”一同来到山门。门头僧一看，这个老道找了他好几天，也不知怎么又跟他好了。和尚说：“孙道全你见见，这是你师叔。”孙道全立刻给门头僧行礼，叫师叔。济公说：“师弟你答应。”门头僧一答应。济公说：“你们每人给一吊钱见面礼罢。”门头僧说：“没钱。”和尚说：“没钱混充大辈。徒弟跟我进庙罢。”刚一进庙，遇见监寺的广亮。和尚说：“徒弟你见见，这是你师大爷。”广亮说：“我可没钱，你趁早别叫。”和尚带领老道，来到大殿。鸣钟击鼓，把庙中众僧聚齐，和尚说：“众位师兄师弟，我可收了徒弟，起名叫悟真。”众僧说，“大喜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大众不送礼吗？”众人说：“你办善会，我们就送礼。”和尚说：“徒儿我教你，你要没钱，在庙里，谁屋里没有人，有东西就拿，就是你师叔师大爷瞧见，也有我不好意思的。众位，我是这么教训徒弟不是？”大众说：“好。”心里说：“他一个人偷就够了，这又带来一个贼来。”和尚说完了，叫徒弟打酒买肉去。老道要自己尽心，好跟师父学法术。头一天先打里头脱，当趁褂子，打酒买肉。第二天当趁袍。花完了，又当道袍顶趁褂。未了，把趁褂也当了。老道光着膀子，和尚说：“你没钱你去罢，我收徒弟都得有钱，不要你了。”老道说：“我不走，我等着呢。”和尚说：“你等什么？”老道说：“等西北风下来冻死。”和尚说：“我教你念咒，念唵嘛呢叭咪吽。唵，敕令赫。你跪着学。”老道说：“这会念的。”当时老道跪下，口念：唵嘛呢叭咪吽，唵，敕令赫。刚念完，由地下飞起一块小砖头，打在老道脑袋上。老道说：“师父，这是怎么了？”和尚说：“这是咒催的。我教给你，你瞧见砖堆就磕头，你说，砖头在上，老道有礼。我不念咒，你也别起。”老道说：“我那不成了疯子。我不炼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要打算发财，你瞧由庙外进来的人大喊一声，那就是你的落儿来了。”老道就在那大雄宝殿里往外瞧。工夫不大，果然就听外面大喊一声，进来两个人。不知来者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二二回

### 周员外派人请圣僧 胡秀章诉说家乡事

话说孙道全正在大殿往外看，只见外面进来两个人，都是家人的打扮，头上青扎巾，身穿青铜氅，口中喊嚷：“济公长老在哪里？”和尚由里面出来说：“哪位？”这两个人一见，连忙赶过来行礼。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家一向可好。”和尚说：“二位贵姓呀？”这两个人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家贵人多忘事。我家员外在太平街住家，姓周名景，字望廉，人称周半城，你老人家不是在我们那里抗韦驮，捉过妖怪么？我二人叫周福周禄。”和尚说：“这就是了。你二人来此找我和尚什么事情？”周福说：“我家员外有一个朋友，姓胡叫胡秀章。他是绍兴府白水湖的人。在京都赁我们员外的房子，开绸缎店，把买卖作赔了，要关门。我们员外跟他相好，借给他三千两银子，叫他从新另找伙友。这二年又把买卖作好了，把先前赔的银子都找回来，反个赚了钱。现在胡秀章来了家信：他们住的白水湖地面闹妖精，每天妖精要吃一个童男、一个童女。胡秀章家里有孩子，怕被妖精吃了。今天来找我们员外，提说要回家，托我们员外照应绸缎店，急得直哭。我们员外想起你老人家，知圣僧的道行佛法无边，叫我们请你老人家到我们员外家去，要求圣僧大发慈悲，到白水湖去降妖捉怪，普救众生。”和尚一听说：“降妖捉怪，倒可以行得来，就是我不能去。”周福周禄说：“圣僧为何不能去？”和尚说：“我现在收了一个徒弟，太淘气。我要一出去，他不是撕窗户，就是往人家身上抹香灰，再不然，就在人家锅里去撒尿。”周福说：“这个徒弟多大年岁？”和尚说：“九岁。”周福说：“本来太小，在哪里，我瞧瞧。”和尚说：“在大雄宝殿里哪。”周福周禄二人来到大殿一瞧，有一个老道光着背，三绺胡子漆黑。周福说：“道爷，你是济公徒弟么？”老道说：“不错。”问：“你几岁？”老道说：“我五十九岁。你们二位不必听我师父的话，他老人家净说瞎话，我也不撕窗户，不撒尿，叫我师父去罢。”周福二人出来说：“师父你老人家尽说谎言，快走罢。”和尚说：“不行，我不放心。你们叫我徒弟跟我去，我才去呢。”周福说：“恐怕道爷不肯去。”和尚说：“他不去，你们两个人拉着他走。”周

福点头答应。两位管家进了大殿。说：“道爷一同走罢。”老道说：“我光着背我可不去。”周福二人就拉。和尚一指，口念：“唵，敕令赫。”老道身不由己，周福周禄拉着出了庙门。和尚后头跟着往前走，街市上的人瞧着都新鲜，两个人拉着一个老道，赤着背，后面跟着一个穷和尚。周福周禄拉着老道，一直来到太平街周宅。到了书房，周员外正同胡秀章在书房等候。一见周福周禄拉进一个老道来，赤着背，周员外就问：“周福，这是谁？”周福说：“这是济公长老的徒弟。”正说着话，济公进来。周员外连忙举手抱拳说：“圣僧久违。”和尚说：“彼此彼此。”周半城叫过胡秀章来说：“我给你引见引见，这就是济公活佛。这是我的至友胡秀章。”和尚瞧了一瞧，见这位胡秀章，是文生打扮。穿蓝翠褂，三十已外的年岁，倒是儒儒雅雅。胡秀章过来给和尚行礼，说：“久仰圣僧大名，今幸得会，真乃三生有幸。我听我周大哥说，你老人家佛法无边。现在白水湖闹妖精，每天妖精要吃一个童男、一个童女。我原本家眷在白水湖住，家中有一儿一女，现在家中来信，叫我急速回去。求圣僧大发慈悲，到绍兴去一趟，降妖捉怪，给百姓除害。”和尚说：“降妖捉怪倒可以行。但我和尚要去，一则没有盘费，二来我这个徒弟太淘气，我留下他甚不放心。”胡秀章说：“圣僧只管放心，盘费我有。令徒叫他可以跟了去。”和尚说：“那行了。悟真跟我走。”老道说：“我跟了去倒行。我光着膀子，可不能去。”胡秀章说：“那倒是小事。我赶紧派人给你买衣裳去。”老道说：“倒不用买，我有衣裳，都当在钱塘关，给我师父打酒喝了，拿钱赎来就得了。”胡秀章说：“你有当票？”老道把当票拿出来。老道说：“员外再破费一百钱，我有一个蝇拂在钱塘关纸铺押着，拿一百钱就取来了。”周员外立刻派家丁去赎当，少时连衣服蝇拂一并拿来。老道打扮好了，仍然又是仙风道骨的样子。人是衣，马是鞍，这话不错。和尚说：“咱们上白水湖去，可得走小月屯，我还有个约会，有我徒弟请我捉妖，然后再上白水湖。”胡秀章说：“就是罢。”和尚立刻带领孙道全同胡秀章，三个人告辞，周员外送外面作别。和尚带领两个人，顺大路望前行走，这天来到小月屯马静门首。和尚一叫门，里面马静正同雷鸣、陈亮谈话，提说济公随后就到。正说着听外面打门。马静出来开门，一看是济公。马静赶紧行礼，说：“师父可来了，现在焦亮何清这二十多天，昏迷不醒，茶水未进，如同死一般，就是胸前有点热，你老人家快救命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有话里头去说。”大众一同来到里面。和尚说：“雷鸣陈亮过来见见，这是我收的徒弟叫悟真，你们给师兄行礼。”又给胡秀章都引见了。和尚说：“马静，闹什么妖精？”马静说：“可了不得了！请你老人家去的时节，小月屯死了有六七个人。现在一天死一个，由西头，一家捱一家，死了有二十多个人了。昨天西隔壁张家死了人，今天就该我这个门里了。天天初鼓以后，由西来一阵风，这宗东西有一丈高，是白的，也瞧

不出是什么来。此怪一来就嚷：‘噉噉噉’。冲谁门口一笑，必定死人。”和尚说：“原来如是。不要紧，今天我和尚倒要瞧瞧这个噉噉噉是怎么样。”马静说：“师父，慈悲慈悲，先把焦亮何清救活了。”和尚说：“容易。”一伸手掏出两块药来，给马静拿阴阳水化开，把他两个人的牙关撬开灌下去。少时。就听焦亮、何清两个人肚腹咕噜噜一响，心里一明白，翻身爬起来，复旧如初，就仿佛做了一场大梦一样。马静说：“二位贤弟被妖精噉了，躺在地下，人事不知，二十余日。今天多亏济公活佛，前来给你二人仙丹妙药吃了才好。你二人还不知给圣僧磕头。”焦亮何清这才明白，赶紧给济公行礼。说：“我二人前者得罪圣僧，圣僧并不记恨，反来救我二人。活命之恩，我二人实深感激，给你老人家磕头。”和尚说：“不用磕头，起来罢，这乃小事。”这两个人站起来。和尚说：“别的都不要紧，喝酒倒是大事。天也不早了，该喝酒了。有什么事吃饱了再办。”马静立刻答应。赶紧抹擦桌案，把酒菜摆上。和尚坐上座，大众两旁陪着。和尚又吃又喝，直吃到初更以后，就听由正西风响。马静说：“师父，妖精来了！”这句话尚未说完，就听外面这阵风刮得毛骨悚然，就听噉嚷：“噉噉噉。”和尚这才站起身来，往外够奔，一溜歪斜，脚步踉跄。和尚说：“我倒要瞧瞧究竟是什么东西。”说着话，够奔门首。刚一出大门，只见由正西来了一股白气，身高有一丈，直奔马静门首而来。今天和尚要不来就该当马静这个门口死人了。凡事也是遭劫的在数，在数的难逃。和尚一看说：“好东西。你敢兴妖作怪。”和尚把僧帽拿下来，照定这宗东西一砍，竟把这宗东西捺在地下。和尚说：“拿住了。”马静、焦亮、何清，连孙道全大众都出来观看。不知拿住是什么妖精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二三回

# 请济公捉妖白水湖 小月屯罗汉施妙法

话说众人出来一看，这宗东西，其形像人，一概尽是人骨头，大约有一百八十块凑成，左手拿着勾魂取命牌，右手拿着人的窟窿骨。书中交代，这宗东西，名叫百骨人魔，原本是有一个妖道炼成的，能使他招魂。凡事无根不生。皆因慈云观有一个老道，叫赤发灵官邵华风，他要拘五百阴魂，炼一座阴魂阵。他打发五个老道出来，招五百魂。这五个老道，一个叫前殿真人长乐天，一个叫后殿真人李乐山，还有左殿真人郑华川，右殿真人李华山，还有一个七星道人刘元素。每人出来招一百阴魂。刘元素就在这小月屯正西，有一座三皇庙，他占了这座庙。在乱葬岗子，找了一百块死人骨头，炼在一处，用符咒一催，把这百骨人魔炼成了。每天初鼓以后，老道在庙中院内，设摆香案，预备一个葫芦，给百骨人魔一面招魂取命牌，叫他出来，到小月屯招一个魂回去，老道把魂拘来，收在葫芦之内。打算是一百天，就把魂招够了，小月屯就得死一百个人。没想到今天被济公把魔拿住。和尚随后就够奔三皇庙，打算要捉拿老道。焉想到老道真有点能为，今天正在院中做法，见灯光一绿，就知有人破了他的法术。又见正东上金光缭绕，瑞气千条，老道揣起葫芦，驾趁脚风竟自逃回慈云观去了。从此跟济颠和尚已结了仇。和尚来到三皇庙，老道早已逃走。和尚这才复返回到小月屯，叫马静等把这个百骨人魔架火烧了。和尚说：“这又得了，从此小月屯安然无事。”马静谢过济公。次日和尚告辞。雷鸣、陈亮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到白水湖去捉妖，我二人随后找师父去。”和尚说：“去罢。”当时带领孙道全、胡秀章告辞。出了小月屯，顺大路往前够奔。道路上有话即长，无活即短，这天走到萧山县地面。正往前走，见大道旁边树林子，有两个人，在那里歇息。一位是文生公子打扮，头带翠蓝色文生巾，双飘绣带，身穿翠蓝色文生氅，腰系丝绦，白绫高腰袜子，厚底竹履鞋，三十来往的年岁，白脸膛，俊品人物。跟着一个老者，是家人打扮，青截帽，青铜髻，有五十多岁，花白胡须。和尚一看，不是外人，立刻叫孙道全、胡秀章头前走，先往白水湖约会，不



见不散。孙道全说：“师父上哪去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办点事，随后就到。”这两个人头前走了。和尚梯他梯他，来到树林，冲这位文生公子，打了一个问讯。道：“施主请了。”书中交代，这位文生公子不是别人，乃是罗汉爷的亲表兄，奉父亲之命寻找表弟李修缘。此人姓王名全，乃是台州府天台县永宁村人，是济公的娘舅王安士之子。原本济公自年幼的时节，父亲就给把亲事定下了，定的是刘家庄刘百万的女儿刘素素。这位姑娘自落胎，就是胎里素，一点荤东西都不吃。自济公离家之后，偏巧姑娘父母双亡，就剩下姑娘孤身一人，跟着舅舅董员外家住着。董员外的女儿，又是王安士的儿妇，乃是亲上做亲。姑娘刘素素也长大了，董员外催王安士找他外甥李修缘，找回来好把姑娘婚嫁。王安士也不知外甥李修缘是上哪里去了。人嘴两张皮，就有说李修缘自己走的，就有说是王安士把外甥逼走了的。王安士这天把自己的孩儿叫过来，叫王全同家人李福：“出去找你表弟李修缘，多带黄金，少带白银，暗藏珠宝。一天找着，一天回来，两天找着，两天回来，一年找着，一年回来，十年找着，十年回来，找不着不许回来。”王员外所为，省得人家说把外甥逼走了。王全谨遵父命，带着老管家李福，出离了家乡，往各处寻找。所过州府县城必要贴告白，雇人打听访问着。有说李修缘出了家了，也不知道实在下落。今天王全同李福走在这萧山县地面，也觉着累了。王全说：“哎呀老管家，你我主仆这一出来，在外面披霜戴月，找不着我表弟。我与你何时才能回去？我也实在累了。”李福说：“公子爷不必着急，凡事自有定数。你我歇息歇息再走。”说着话来到大柳林子，就地而坐。李福把褥套放在地下，两个人正在歇息，和尚来到近前说：“施主请了。贵姓呀？”王全说：“我姓王。”和尚可认识他表兄王全，王全可不认识表弟了。不但王全不敢认，连老管家李福，初时把罗汉爷抱大的，他原本是济公当初的老仆，他都认不出来了。原来济公当初在家的时节，白面书生的模样，是文生公子的打扮。现在到外面风吹雨打，一脸的油泥，短头发有二寸多长，又是出家人，把本来面目全遮盖住了，故此王全李福都不认识。和尚又问：“施主贵处？”和尚是明知故问。王全说：“我是台州府天台县永宁村人氏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也是台州府天台县人，咱们还是乡亲。施主有钱，施舍给我和尚几个钱喝壶酒。”王全一想，一个出家人，这又何妨？伸手抓了两把钱，递给和尚。和尚把钱接过来。道：“施主给两把钱与我，我倒难为了。喝酒使不了，吃一顿饭又不够。施主要给，给我一顿饭钱。”王全说：“就是罢。”又给和尚掏了两把钱。和尚接过钱来说：“施主给我这钱，倒叫我为难。”王全说：“怎么给你钱倒叫你为了难？”和尚说：“不是别的，喝酒吃饭使不了，赎件衣裳又不够，施主行好行到了底，再给我点钱，我凑着弄一件衣裳。”王全一想：“一两吊钱不算什么，只当施舍在庙里头。”当时又给和尚掏出两大把钱，给了和尚。和

尚说：“施主给我这些钱，更叫我为难了。吃饭赎衣裳倒够了，回家盘费又没有。”王全尚未答话，家人李福大不愿意，说：“和尚你别不知自爱，给你钱倒叫你为难了，你还有够没有？你真是瞧见好说话的人了。”和尚微然一笑说：“我和尚不白要钱，我和尚专会相面，我送一相。我看施主印堂发暗，此地不可久待，听我和尚良言相劝，赶紧起身，这叫趋吉避凶之法。听与不听，任凭施主，我和尚要走了。”说完了话，和尚拂他拂他脚步踉跄，一溜歪斜，竟自去了。和尚走后，老管家李福就说：“你老人家不用信服，这个大道边，什么事都有，你说是念书的，他就跟你讲论子曰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。你说是练武的，他就能讲弓刀石马步箭。你说是山南的，他也是山南的。你说是海北的，他就是海北人。反正他说是乡亲，无非是诓钱套事。公子爷你老人家没出过外，外头什么事，都许遇见。”王全说：“他一个出家人，给他一两吊钱，不算什么。你我不拘干什么，省点就有了。”主仆二人，说了半天话，李福觉着肚腹疼。说：“公子爷你老人家看着东西，我要走动走动。”王全说：“你去罢。”李福一瞧，南边有一片苇子，他就进了苇塘去出恭。王全等了半天，见李福出完了恭，由苇塘出来，拿着一个蓝包袱。王全说：“哪里的包裹？”李福说：“公子爷你看，我方才出恭捡来。”王全说：“你趁早照旧给人家搁回去。要是有钱人，本人丢的，丢得起，尚不要紧，要是替人办事，或者是还人家的，咱们拿了走，人家就有性命之忧。”李福说：“我打开瞧瞧是什么，再搁回去。”说着话，把包袱打开一看，原来是血淋淋一个少妇的人头。李福大吃一惊，王全说：“你快送回去！”这句话尚未说完，由正北来了十几位公差。一瞧说：“这可活该，你们杀了人，还在这里看人头呢，我没找着碰上了。”赶过来哗啦一抖铁链，就把王全李福锁上。李福说：“这人头是我捡的。”官人说：“那可不行。到衙门去说罢。”当时拉着王全李福，够奔萧山县。不知二人被屈含冤，这场官司该当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二四回

### 奉父谕主仆离故土 表兄弟对面不相识

话说李福捡了一个妇人的人头，正被官人看见，将王全、李福锁上。书中交代，原本萧山县出了一件无头案。西门外梁官屯，有一个卖肉的名叫刘喜，家中夫妇两口度日，刘喜在东关乡卖肉。这天七月十五，天有日色西斜，刘喜到东关外乡村去要账，走在萧山县衙门门口，碰见衙门的官人刘三。这个人最爱玩笑，外号叫笑话刘三。刘三就问刘喜上哪去，刘喜说：“我上东关外乡村要账去。”刘三说：“天不早了，你今天还回来的么？”刘喜说：“我就住在东关外乡村之中，明天回来。”刘三是爱说玩话，“刘喜你今天不回去，我晚上到你家里，跟你媳妇睡去。”刘喜说：“你敢去，我媳妇把你骂出来。”刘三说：“她敢骂我，我把她宰了。”说完了话，刘喜就走了。次日刘喜一回家，他妻子被人杀了，人头踪迹不见。刘喜到萧山县一喊冤，就把刘三告下来，说刘三因奸不允，把他妻子杀了。老爷是清官，姓张名甲三，是两榜出身，立刻一升堂，把刘三带上来。一问刘喜，刘喜就把昨天刘三所说的话一回，“今天我妻子果被他杀了。”老爷一问：“刘三，为什么杀刘喜之妻？”刘三吓了一跳，就回禀老爷：“昨天我在衙门上班，看守差事，一夜并没出衙门。”老爷不信，一问众官人，大家递保状，保刘三实系一夜没出去。老爷这才派两个班头王雄、李豹，三天限，出去拿凶手，拿着有重赏，拿不着重责不贷。王雄、李豹领谕，带领手下伙计出来办案。三天踪影皆无，限满一见老爷，老爷把官人每人打了四十板，又给三天限。又过了三天，没拿着，老爷又打，一连打了三回。今天是十二天，要拿不着又得捱打。王雄、李豹带领众伙计出门，刚走到大柳林，见李福正打开包裹看，众官人一瞧是少妇的人头，鲜血淋漓。大众说：“这可活该，今天不能捱打了。”过来就把王全李福锁上，一直够奔衙门。来到班房，王雄进去一回老爷，立刻升堂，把王全李福带上去。老爷一看，就知道其中有缘故。做官的人，讲究聆音察理，鉴貌辨色。看王全是懦弱书生，李福是个老人家，老爷就问：“下面两个人姓什么？”王全说：“老父台在上，生员王全有礼。”李福说：“大老爷在

上,小人李福磕头。”老爷问道:“王全你是哪里人氏?”王全说:“生员是台州府天台县永宁村人氏,奉父命带着家人李福,出来寻找我表弟。”老爷说:“王全你既是天台县人,为何来到我这地面,在梁官屯杀死卖肉刘喜之妻?”王全说:“回老父台,生员并未杀人,一概不知。”老爷说:“你没杀人,怎么人头在你手里?”王全说:“实是我这家人李福,在苇塘里出恭捡的,求老父台格外施恩。”老爷把惊堂木一拍,说:“满嘴胡说,大概抄手问事万不肯应。来,看夹棍伺候。”老爷这也是一半威吓。手下官人答应,刚要取夹棍,忽然大堂面前一阵旋风,刮的对面不见人。这阵风过去,老爷看公案上有一张字,上写的是:

堂神显圣法无边,你幸今朝遇巧缘。二人并非真凶犯,速拿凶手把案完。

老爷一看,“呵”了一声,半晌无语,这才吩咐把王全、李福带下去,看押起来,不准难为了他二人,该吃给吃,该喝给他们喝。手下官人答应,老爷立刻退了堂。来到书房,手下人预备晚饭,老爷吃完了晚饭,书房喝茶,坐在灯下,心中辗转这案。见王全是一个念书的人,李福是个诚实的样子,断不能做这样恶事,忽然大堂起一阵怪风,也不知哪里来的字柬,越想越怪,自己踌躇着,不觉两手伏几而卧。刚一闭眼,见外面进来一个穷和尚,短头发有二寸余长,一脸油泥,破僧衣短袖缺领,腰系绒绦,疙里疙瘩,光着两只脚,穿两只草鞋。老爷问道:“什么人?”和尚说:“我。”老爷说:“你是谁?”和尚说:

“我本灵隐醉济颠,因到白水过萧山。老爷要断无头案,须谢贫僧酒一坛。”

老爷一听,说:“酒倒有,你可知道凶手是谁?”和尚拨头就走,老爷说:“回来。”和尚并不回头,老爷一急,又嚷:“回来。”睡梦之际,嚷出口来。正赶上两个家人张福、张禄在旁边站着伺候。见老爷睡着了,张福低声跟张禄说:“昨天我跟他们掷骰子,输了好几吊,老爷睡了,哥哥你在这里伺候,我再去跟他们耍耍。”张禄说:“你快去快来。”张福点头,刚要去往外走,老爷做梦说:“回来。”老爷说的是叫和尚回来,张禄吓着了,只当是他要掷骰子去被老爷听见,叫他回来呢,说:“小人没赶紧走。”老爷醒了,梦中的事记得清清楚楚。立刻吩咐张禄把笔砚拿来,张禄答应,拿过纸笔墨砚,老爷就把梦中和尚说的这四句话写出来。老爷拿着瞧这四句,心中纳闷,瞧来瞧去,往桌上一靠,又睡着了。只见和尚由外面梯他梯他又来了,老爷就问:“和尚,方才你说的话我不明白。我且问你,你可知道杀人的凶手是谁?你告诉我,我必谢你一坛酒。”和尚说:“老爷要问,我是西湖灵隐济颠。因到白水,路过萧山。王全、李福,不白之冤。杀人凶手,现在西关。与原告同类,非同等闲。追究刘喜,此案可完。”和尚说完了话,回头就走。老爷说:“你说的我还不明白,你回来。”和尚又走了。

老爷一惊醒了，当时拿笔把这十三句话又写出来。老爷听外面天交二鼓，自己一想，“这梦实实怪的很。”未免一阵发愣，坐够多时，不知不觉又把眼睛闭上了。渺渺茫茫，迷迷离离，刚才一沉，瞧见那穷和尚又来了。老爷一看，问：“和尚，到底杀人凶手是谁？你要说明白。”和尚微然一笑，说：“老爷当真要问凶手？是绒绦两截，大石难携。未雨先行，持刀见血。”和尚说完了话，竟自去了。老爷一睁二目，原来还是一梦。只听外面天交三鼓，知县又把这四句话写出来。知县张甲三，本是两榜出身，满腹经纶，怀揣锦绣，一想这四句话是偈语。绒绦两截必是断，大石难携即是山，未雨先行，风乃雨之头定是风，持刀见血乃是杀，凑成四字，即“断山风杀”。知县一想，“必是音同字不同，凶手必是段山峰。”自己思索了半天，已然夜深人静，这才安歇睡觉。次日早晨起来，净面吃茶，立刻传壮皂快三班升堂。老爷向众人问道：“本地人可有叫段山峰的？你等谁知道？”旁边过来一位书办先生说：“回禀老爷，本县有一个宰猪的屠户，叫段山峰。”知县一听，“立刻派王雄、李豹给我急拘锁拿段山峰。”王雄、李豹一听，吓得颜色更变，立刻给老爷磕头说：“回禀老爷恩典，段山峰下役实在拿不了。”老爷说：“怎么？”王雄李豹说：“回老爷，段山峰有断凳截石之能，大块石头一掌能击石如粉，勿论什么结实板凳，坐着一使劲，板凳就两截。段山峰能为出众，本领高强，下役实在拿不了，求老爷恩典。”知县一听，气往上冲，一拍惊堂木说：“做官者究情问理，办案者设法拿贼，我派你们办，就得给我办。”王雄、李豹还只是磕头，再一看，老爷退了堂，转过屏风，归后宅去了。王雄、李豹这才来到班房。王雄说：“这怎么好？慢说你我两人，就是二十人也拿不了段山峰。”李豹忽想起一个人来，要捉拿段山峰不费吹灰之力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二五回

捡人头主仆遭官司  
救表兄梦中见县主

话说知县派王雄李豹捉拿段山峰，王雄李豹知道段山峰能为武艺出众，不但拿不了，还恐怕有性命之忧。李豹说：“我不是段山峰对手，王头你也如是，自有人是段山峰的对手。”王雄说：“谁呀？”李豹说：“你忘了，当年不是单鞭赛尉迟刘文通，在卖艺场中卖弄，赢过段山峰一掌？咱们跟刘大哥知己相交，何不找他，叫他帮着，大概不致推辞。”王雄说：“有理。”二人赶紧够奔后街。往东一拐，路北的门楼，就是刘文通的住家。二人上前一叫门，刘文通刚起来漱过口，出来开门。一看是王雄、李豹，刘文通说：“二位贤弟打哪来？”王雄说：“由衙门来。”刘文通指手往里让，来到厅房落座，王雄说：“兄长没出去走镖？”刘文通说：“刚从外面回来不多日子，二位贤弟因何这样闲在？”王雄说：“我们哥俩来找你来了。只因梁官屯卖肉的刘喜之妻被杀，老爷派我们捉拿段山峰，我二人实拿不了，求兄长助一臂之力，捉拿段山峰。”刘文通一听，说：“段山峰能为武艺超群，我也是拿不了。”王雄说：“兄长不必推辞，当年兄长在卖艺场中，赢过段山峰一掌。除非兄长，萧山县没有人是段山峰的对手。”刘文通说：“二位贤弟休要提起当年那一掌，提起那件事来，我更觉心中难过。当年是西门外来了一个卖艺的，我看那卖艺人并非久惯做江湖买卖的，倒是受过名人的指教，大概是被穷所挤。我想下去帮个场，多给他凑些钱，没想到段山峰也下来，跟我比试。我二人一撺拳，我就知道段山峰的能为比我强，我想要一输给他，我这镖行就不用吃了。我就说：‘姓段的朋友，你我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我就指着保镖吃饭。’我把话递过去，段山峰倒是个朋友，一点就透，他故意让我一掌，他说：‘不枉你叫单鞭赛尉迟。’他走了，我自己明知他是让着我。我次日去找他，给他赔不是。我二人因此倒交了朋友，常来常往。他跟我也是朋友，你两个人也跟我也是朋友，要是别人拿段山峰，我知道得给他送信才对，这是你两个人要拿他，我也不能给他送信，我也不能帮你们拿他。”王雄、李豹再三说，刘文通也不答应，王雄、李豹实在没了法。两个人到里面去见刘文通的

母亲，二人见老太太一行礼，老太太就问：“你两个人这般早从哪来？”王雄说：“伯母有所不知，现在衙门里出了逆案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什么逆案？”王雄说：“段山峰能为出众，我二人拿不了。”老太太说：“莫非萧山县就没有比段山峰能为大的么？你二人不会请人帮着拿吗？”王雄说：“别人不行，就是我大哥可以能拿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你没跟你大哥提么？”王雄说：“提了，我大哥他说跟段山峰相好，他不肯帮我们拿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你把你大哥给我叫来。”王雄立刻到外面，把刘文通叫进去。刘文通说：“娘亲呼唤孩儿，有何吩咐？”老太太说：“你两个兄弟来找你帮着拿段山峰，你为何不管？”刘文通说：“娘亲有所不知，我跟段山峰也是朋友相交，且他能为出众，孩儿也恐其被他所算。倘若孩儿受了伤，我又无三兄四弟，谁人服侍老娘？”老太太说：“你这话不对，你就不应当跟匪类人来往，本地面既有这样匪恶之徒，你就应该早把他除了。老身我派你帮着去拿段山峰，你去不去？”刘文通本是个孝子，说：“娘亲既吩咐孩儿去，孩儿焉敢违背。”老太太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跟王雄、李豹三个人商量着办去罢。”三个人这才来到外面，刘文通说：“二位贤弟要怎么去拿？假使拿不了，一则打草惊蛇，二来你我还得受他的伤。”王雄说：“依兄长怎么办？”刘文通说：“要依我，你两个人回衙门见大老爷，请老爷给调城守营二百官兵，本衙门一百快手，你二人先给庆丰楼酒馆送信，叫掌柜的明天楼上别卖座，我把段山峰诓在酒楼上吃酒，把他灌醉了，你们叫这三百人在庆丰楼四面埋伏，听我击杯为号，大家再动手拿他。我不摔酒杯，你等作事，可别莽撞，要一个拿不着跑了，再想拿可就费了事，可千万叫官兵要严密，莫说出办谁来。”王雄说：“就是罢。”二人告辞，回到衙门，一见老爷，老爷说：“你二人把段山峰拿来了？”王雄说：“没有，有求老爷给城守营一个信，调城守营二百官兵，并传本衙门一百快手，别提办谁，明天在庆丰楼四面埋伏。下役还请了一个朋友是保镖的，帮着捉拿段山峰。”老爷一听，说：“这一个段山峰怎么这么费事？”王雄说：“实在段山峰本领高强，若非定计，恐拿不了。”老爷说：“是罢。”王雄李豹才一同来到庆丰楼，一见掌柜，王雄说，“掌柜的，你这铺子一天卖多少钱？”掌柜的说：“卖一百多吊钱。”王雄说：“明天你们楼上面别卖座，一天该赚多少钱，我们照数给。明天借你们楼上办案，同单鞭赛尉迟来的人，那可就是差事。你可嘱咐你们众伙友，千万别走漏消息，要漏风声，这案情重大，你可得跟着打官司。”掌柜的说：“二位头目，只管放心，没人走漏消息。”王雄李豹都安置妥了，这才来到刘文通家，告诉刘文通都照样办妥。刘文通说：“你二人回去罢。”次日早晨，刘文通起来，换上衣服，暗带单鞭，由家中出来，一直够奔西关。刚来到段山峰肉铺门口，一瞧围着好些人，有一个穷和尚在那里打架。书中交代，这个穷和尚非是别人，正是济公和尚。他在大柳林见众官人把王全、李福拿走了，和尚也进

了南门。刚一进城，只见路东里一座绒线铺子，掌柜的姓余名得水。在铺子门口，有一个人腿上长着人面疮，正在那里借着太阳亮疮。和尚一看，口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原本这个长疮之人，姓李叫李三德，乃是跑堂的手艺人，极其和蔼。家中有父母，有妻有子，就指着他一个人靠手艺度日。只因南门外有一座段家茶楼带卖酒饭，买卖做亏空了，段掌柜的要收市关门。就有人说：“你们关门？你把李三德找来，叫他给你跑堂。那个人和气能事，人缘也厚，就许他买卖给你做好了。”掌柜的果然把李三德找来，酒饭座越来越多，都冲着李三德和气，爱招顾，二年多的景况，买卖反倒赚了钱。掌柜的自然另眼看待李三德，年节多给李三德馈送，时常也垫补他，三德家里也够过日子的。偏巧李三德腿上长了人面疮口，自己又不敢歇工，家中指他一人吃饭。掌柜的见李三德一瘸一瘸，实支持不了，这天掌柜的就说：“李三德你歇工罢。”李三德一听，大吃一惊，说：“掌柜的，你要辞我？我倒愿意歇工，无奈我家中四五口人要吃，闲不起。”掌柜的说：“我倒不是辞你，我看你实在挣扎不住。我这买卖是你给我做好了，你只管歇工养病，我照旧按月给你工钱。我这里有四十吊钱，给你养病，只要有人给你包治，花几十吊钱我给。”李三德一想，掌柜的既是体恤，这才回家养病。病越来越重，没钱叫孩子到铺子取去。日子长了，内中伙友就有人说闲话，说：“咱们起早睡晚，也挣一分工钱，人家家里吃太平宴。”孩子回来一传舌，李三德一气，架着拐到铺子去。一见众人，李三德说：“素常我没得罪众位，现在我得这宗冤孽病，掌柜的体恤我。怎么我孩子来取钱，众位说起闲话来？”大众说：“没人说闲话，你别听孩子传言，你回去养病罢。”众人劝着，李三德往回走，走在绒钱铺门首，绒钱铺掌柜的余得水素常认识，就说：“李老三，你还没好么？”李三德说：“别提了，我这病难好，这叫阴疮。我也不知做了什么损德的事，我一死，我家里全得现眼。”余得水说：“你找人治治，没钱花几吊我给，只要能治得好。”他准知道不容易治，他要说这样便宜话。焉想到济公活佛赶到，罗汉爷施佛法，要搭救李三德，戏耍余得水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二六回

奉堂谕捉拿段山峰  
邀朋友定计庆丰楼

话说余得水正说便宜话，和尚赶到说：“朋友，你这腿怎么了呢？”李三德说：“人面疮。”和尚说：“你愿意好，不愿意好？”李三德说：“为什么不愿意好？”和尚说：“就怕好不了。”余得水说：“和尚你这不是废话？你要能给治好了，花三吊四吊药钱我给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准给吗？”余得水说：“只要治好了，我就给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也不用给三吊四吊，你给两吊钱，我就给他治好了。你可得拿一张纸，把你铺子的字号水印按上，你拿笔我开几样药，有的，你盖水印，到铺子取药去。”余得水一想：“这样的恶症，焉能说好就好。”立刻就拿了一张纸，打了水印，交给和尚。和尚要过笔来，写了半天，谁也没瞧见和尚写的什么。和尚写完了说：“我要给他治好了，你可给两吊钱。”余得水说：“我给。”和尚嚼了一块药，给李三德糊在疮口之上，当时就见烂肉脓血直往外流。流净了，和尚用手一摸疮口，和尚口念：“唵嘛呢叭咪吽！唵，敕令赫！好了罢。”立刻疮口平了，复旧如初。李三德站起来了，众瞧热闹的人齐说道：“真是活神仙也，灵丹妙药。”和尚说：“余掌柜，你给两吊钱罢。”余得水也愣了，他本是说便宜话，不打算真给钱，见和尚要钱，余得水说：“得了，大师父你真跟我要钱？”和尚说：“你说便宜话，不给钱，那可不行。我这里有张字，有你的水印。”和尚拿出来一念，上面写的是：

长疮之人李三德，约我和尚来治腿，言明药价两吊钱，中保之人余得水。

下面写着保人，盖有水印。和尚说：“你不给，咱们是打官司。”余得水无法，给了两吊钱。李三德说：“大师父，你老人家是我救命的恩人，救了我，就救了我一家了。你跟着到南门外段家酒饭铺去，我还要重谢你老人家。”和尚说：“好，我正要喝酒。”同李三德来到段家酒铺。李三德说：“掌柜的，你瞧我的疮好了。”掌柜的说：“怎样好的？”李三德说：“这位大师父给我治好的。掌柜的，先给要酒要菜，大师父吃多少钱都是我给。我先到家内去，叫我父母瞧瞧好放